

◎世相

## 在王家坪等你

肖又铮

老婆常常津津有味地谈起去年菜地里的收获:南瓜大的15斤,萝卜一个45斤,红薯多的一株挖了20斤,白萝卜有个6斤重。最后她总结说:都搭帮在王家坪,买回了好种子。

王家坪,是天元区一个集市。据地名专家考证,早在明代初期,就有王氏三兄弟,从江西迁入天元区雷石浦村,其中一支落户王家坪。原为村,2003年10月,始设王家坪居委会,沿袭其名。由此可见,此名至少已叫了600多年。据了解,解放以前王家坪一带十家农户九家穷;20世纪50年代,这里也曾赶过集,可怎么也赶不起来;20世纪70年代末,改革开放的东风吹到这里,集市慢慢火起来。现在说到株洲城区周边赶集的地方,不少人会竖起大拇指介绍王家坪。商品琳琅满目,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,应有尽有。老婆悄悄告诉我:“每逢农历初二和初九,王家坪赶集时,还有一些中老年人去纹眉和纹唇哩。”

我想起前年寒冷的元月初,从江苏回家的小女儿去王家坪赶集的事情。那天,她兴致勃勃地和家人乘32路公交车到王家坪站,往前走100米,便看到赶集的火热场面。异常兴奋的小女儿东瞧西望,满意地买到了三件东西,至今仍在念叨王家坪。她买到一件既合身又色彩艳丽的羽绒服,她说,在南京、上海等地逛商场,一直没找到这么称心如意的冬衣。她为儿子买了一顶蓝白相间的运动帽,拿回家给儿子一戴,儿子很高兴。邻居问是哪儿买到的,她也没想到这是王家坪的。她还仅花了2元钱,买了放在饭锅蒸菜用的不锈钢架,连夸小商品的实用又便宜。在王家坪买米粉店,小女儿与家人一道吃了米粉,感慨这是久违的美食。

有趣的是,同住株洲的两位老同学,先后电话向我介绍王家坪集市。这两位“老株洲”都说株洲几十路公交车都坐过,反正有“红本本”,没想到坐32路车,看到了王家坪赶集,人山人海。他们到集市,一位买了5斤重的鲫鱼,一位买了一只7斤重的金黄色母鸡。回到家,煮鱼、炖鸡,菜品香甜可口,他们想着一一定是吃到湘江鱼和农家土鸡了。“老株洲”的热情讲述,就是劝我多去王家坪走一走。亲爱的老同学不知道我距王家坪比他们近得多,步行也不用半小时。随时,我都可以在王家坪等着大家来!

## 有一种慈悲,叫装下别人的疾苦

周慧文

有一种美丽,叫活得简简单单;有一种慈悲,叫装下别人的疾苦。

庭院里的这株根干古朴苍劲的紫茉莉是老娘十多年前种植的,如今已占据了庭院的半壁江山,我坐在花下,老娘边收拾着柴棍,边絮叨着。

老娘说:“你堂哥家,油菜籽这几天该收了,再不收,全爆在田地里。如果他明天还不回,我去帮他收。”

初夏的太阳也够火热的,四亩田的油菜,我的老娘,精神可嘉啊,你已八十一岁高龄了,还能吃得消这么劳累的农活?好在堂哥第二天清早就到家了。

老娘说:“前天下暴雨,你堂弟的老屋墙倒了,你打个电话告诉他吧。”“好,我去现场拍照,发给他。”“听我说,老娘茶杯一放,立马起身,“走,我带你去看。”当我告诉老娘,堂弟已回屋了,表明他已知晓,老娘边嘀咕着:“可惜,可惜了”,边心疼不已地离开。

老娘说:“你四叔前段时间打了电话给上屋里的善文哥,说清明节会回来看看,不知为何,过去两个月了,都没见他回来,不知他是不是病情又加重了?”“我就打电话给四叔问下吧。”电话接通了,远方四叔的声音清脆,我边问着四叔,边示意老娘“要不要与四叔聊聊”,老娘丢下手中的柴棍,双手在衣襟上搓了搓,准备接手机时,迟疑了下,说:“身体好就好,我没什么可说的。”

老娘说:“你二姐夫的爹,不知这次躺床上要躺多久?他在清理屋前屋后的垃圾,焚烧时,突然一阵大风,燃烧着的垃圾随风扬起,把山边的柴草烧着了,老人反应迅速,马上自己匍匐于地,以打滚的形式,来回几分钟,熄灭了火。”“天啊,二

姐夫的爹可是九十六岁了呀。他反应还怎么这么迅速,以这种方式灭火,太危险了啊?”我听后很惊奇。“那山冲里,冒几户人家居住,不用这种方式灭火,还有什么方法呢?如果风继续吹,朱亭那整片林场就烧了。”“可怜的老王,身上的衣服是全烧了,全身的皮肤没了一块大面积好的了,抬到医院住了两天,回家只得躺在床上慢慢疗养了。”

老娘说:“我们村上一百岁的张姨她前几天走了,她前世积了大德,前天晚上吃了饭,像往常一样9点半看完电视上床睡觉,第二天清晨,同睡一床的女儿起床后喊妈,才知道老人已经走了。”老娘接着感叹:“一向康健的张姨她,腿脚灵便得走路还轻轻松松,稳稳当当,家里里里外外都整理得干干净净,每餐饭后都会洗好自己的碗筷,反扣于柜子里。连走时都那么干净,麻利,不给儿女们添了点麻烦。”

说完这些,老娘还一脸羡慕地说:“我到时也能像张姨她那样去就好了,到时你们只需回来做孝子孝女。”

顺着老娘那辽远的目光,我看到门前大片杂草丛生的田地,正好岔开话题,问:“今年这些田还没有人耕种吗?”“哪有人啊?这个围子里十多户人家,现在常住在家里的只有我和你叔叔、婶娘,他俩也快八十岁了,身体好不好。其实现在国家政策好,如今种田不仅不要交税,还有每亩四百元的奖励,这前面是十二亩田,可奖励将近五千,再说田地已按政府的要求改良,这样荒废着,多可惜啊。”

老娘布满老筋的脸庞在紫茉莉花掩映下,似有一道圣洁的微光,湿润了我的眼,也照耀了我前行的路。

## 那些哼唱童谣的时光

李方明

就教他抽烟,他现在10岁,就有五年的烟龄了,还别不信,他手指与牙齿都被烟熏得蜡黄的。

堆好后,五仔划燃火柴把禾线点燃了,不一会儿,“噼里啪啦”的稻谷被火烧得炸裂了,米花也炸得到处都是。那天不知怎的,点燃稻堆后,就一直刮大风,而且风向都是由江边朝江岸上刮,风助火,火势越来越大,把江岸边茅草烧着了,很快,岸边田里还未收割的稻禾也着火了。我们被吓得大哭,又加上燃烧的大火,一下子把正在收割和打禾的大人们引来的。后来,在大人们的全力扑救下,火很快被熄灭了。好在损失不大,只烧了一小丘田。

那次,队长大发慈悲,只骂了我们一通,却不要我们赔偿。过后,还到我们到烧焦的田里捡米花吃。

这次,我们虽然遭了骂,却饱饱地吃了一顿米花,吃得满脸像抹了锅灰似的,一个个乌眼鸟嘴。至今,回想起来,那场烧禾线吃米花引燃的大火,只是一场惊吓,唱着那首《吃米花》的童谣的日子,却是我不能忘怀的快乐时光。

## 古城澌河

刘祖荫

也罢,桃红柳绿,小桥流水,绿荫浓浓,波光粼粼,尽显江南水乡本色。

稍稍抬眼,近前望去,眼下看到的是你拥我挤的荷叶,深绿嫩绿相间,露出水面尺把高,被风一吹,摇曳不定;荷叶上的露水,银珠滚滚。在拥挤的荷叶间,一枝枝向上挺立的荷花,初露莲蓬,高高高低,或半隐、或全现,在荷叶间争相向人们展示自己的天姿国色。

其实,“澌河”不是河,只是一条长长的、似小水的水塘而已。一个水塘能叫河吗?当你翻开字典,“澌”与“河”的释义,跃然纸上:浅浅的湖泊叫淀(澌),长长的水道叫河。“澌河”与释义竟如此形似,深浅也如此的雷同;长长的,浅浅的一道水域,当然得叫“澌河”了。经字典这么一解释,我倒觉得它的出处正宗,张扬也有了根基。

追根究底,它是早年间茶陵修筑古城墙时,因划地取土而留下一条长长的洼地,后因积水而逐渐形成的浅水长塘,其南北端各抵近南北城根,近似一条贯穿古城南北的中轴水线。

古城的澌河,不仅风景这边独好,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知道,当年它还盛产闻名遐迩的“澌河三宝”,就是“肥鲫、鲜藕、

莲子”好。

提起澌河的鲫鱼,真是叫绝,个大、头小、背厚、腹肥,掂在手上,沉甸甸、胖嘟嘟,有巴掌大小。放上胡椒,加上佐料,清蒸出来,鲜美无比。这就是有名的清蒸鲫鱼汤。在豪华的宴席上,上菜前,每客一碗,一碗一鱼,客人剔骨吃肉后,剩下的,就是一副活脱脱的鱼骨标本了。

澌河的藕节,白里泛出嫩黄,近似半透明,又粗又长。刚从淤泥中挖出来的鲜藕,洗洗后放进嘴里一咬,那清脆的响声,那满口的藕汁,微微甜、淡淡香,犹如海南椰汁。

澌河的莲子白生生,粉嫩嫩,粒粒饱满,用冰糖蒸出来,清香四溢;古时,茶陵的京官,都把“澌莲”带回任上,作为馈赠亲友的上好礼品。

“澌河三宝”与它的环境有因果关系的。南宋筑城因取土而形成的澌河,位于城内中心地段的低洼处。明、清过后陆续形成的一条商业街“文星门”,其下水道的污水全泄流于此。数百年来,污水沉淀,澌河积下厚厚的一层黑油油有利于生物生长、肥气十足的淤泥,给莲藕的生长和鲫鱼的繁衍提供了最佳的生态环境,也为澌河造就了远近闻名的“澌河三宝”。

◎小小说

## 红军战士001

曾立力

湘江一战,部队伤亡惨重,急需补员。通讯股长领来个背微驼,头发花白,五十开外的新兵。一身灰布军装鼓鼓囊囊,皱皱巴巴,双手缩在胸前抱扁扁,神情木讷,哪个个红军战士?倒像个挑夫。

碰巧参谋长路过,参谋长上过军校,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,对条令条例要求严格,看不得队伍里不正规的现象。问:“识字不?”那人摇头。旁边有人代答道:“大字黑黑,小字不认得。”这在当时红军队伍中较为普遍。参谋长说:“电话兵,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得认识。”便要考考。

考考就考考。参谋长写了个1字,这人看好一阵后方从牙缝里迸出两个字:“扁担。”参谋长在后面加上两个0,他摸了摸后脑勺说:“一根扁担,两箩筐。”再写:001,答:“两箩筐,一扁担。”参谋长摆手,态度也摆在那。

通讯股长连忙上前解释:“这人是中央苏区一路抬机器过来的,湘江一战机器毁了,坚决要求参军随大部走。老区的群众觉悟就是高,可靠!”参谋长听罢丢下句:“我的同志哥呀,洞洞么都不晓得,那是要出问题的!”走了,没说留与不留。部队正缺人,去一线连队,年纪偏大,便留在了电话班。他在兴国老家是篾匠,长年累月的篾匠生涯使得他的背有些驼,大伙便都喊他兴国驮子或洞洞么。

深更半夜部队急进,奉命攻打通道。枪刺在冷月下迅速移动,闪烁着铁青色的光芒,兴国驮子浓烈的叶子烟辣味,飘散在深夜的寒风里。天亮时部队刚进入攻击位置,一号阵地的电话就不通了。派他第一次单独去执行任务,不知他怎么弄的,结果把二号阵地也给弄没了声音。参谋长在指挥所里大为光火,当场就把话筒给摔了,掏出驳壳枪,吼着要执行战场纪律。贻误战机,那是要枪毙的。所幸遇到的是股民团,部队发起攻击一触即溃,没给战场态势造成多大影响。战斗一结束,参谋长痛下决心,决不能再留。只是部队一直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跳来跳去,不断转移,不好立马打发他走。

他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媳妇,见谁都低眉顺眼,一声不吭地随队伍行进。部队一歇脚,他就叨杆烟袋,忙着给同志们编草鞋。他打草鞋前,总要把稻草捶了又揉,揉软,再掺上些烂布条麻筋。打出的草鞋不易磨脚打泡,又结实又跟脚。给自己编了个竹背篓,里面常背有未完工的草鞋和布条麻筋。有多少同志在他手中领过草鞋?参谋长脚上穿的也

是。每领一双草鞋,他都会找人记上个数字,慢慢琢磨。那段时间他在队伍里只是个编外的老百姓。

让他重新成为一名红军战士,是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。那天的战斗异常激烈,非战斗人员都扑上去了。突然与总部的通话中断了,参谋长情急下只好派他去查线。他像个小孩似的高兴得蹦了起来,向参谋长行了个标准的军礼:“保证完成任务!”

这次参谋长不但很快听到了总部首长的声音,还看到他押着两个俘虏,背着捆电话线回来了。原来敌我双方的电话线缠一块了,都在查线,两个烟枪兵被他制服,顺便还割了敌人几里路的电话线。

自此,他便到处搜集些通讯器材到竹背篓里。红军长期流动作战,无后勤依托保障,常为个小零件急得要命,竹背篓解决了大问题。乃至后来兄弟部队通讯不畅,也来竹背篓里找。

因而,名声在外。上至军团长,下至普通战士,都晓得队伍里有个兴国驮子,有个百宝箱样的竹背篓。

红军抵达宝兴后,忙着准备翻越雪山。竹背篓里自然添了些辣椒、盐、烟叶等御寒的物品,足有百把斤重。同志们劝他扔掉些暂且不用之物,他说物件都是宝贝,没准哪天就能用上,都是他长征路上一步一步背过来的,舍不得丢掉。

大雪海拔4500米,高寒缺氧,气候恶劣,雪花漫天飞舞。大伙都头昏眼花,胸闷气短。队伍中不断有人掉队、跌倒,许多战友在身边倒下就再没起来,与雪山融为了一体。兴国驮子表现出惊人的体力与耐力,肩负竹背篓,像峰瘦小的骆驼,“嘎吱,嘎吱”地踩着千年积雪,始终跟随着队伍吃力地往上爬,一步也没落下。

途中,同志们多次要替换他,都被他拒绝。“吭哧、吭哧”喘着粗气说,背在自己肩上他才放心。眼看就要爬到山顶,刮来阵阵狂风,他一脚踏空,跌倒,雪雾裹挟着他他和竹背篓滚下深崖。瞬间便被茫茫白雪所淹没,了无踪影,雪地上只留下副线拐。

翻过雪山,大伙在山脚下为他垒了座衣冠冢。没甚遗物,仅埋下那副线拐。题写墓碑时却被难住了,一时谁也记不起他的大名。

参谋长思忖片刻,抽出把刺刀,在墓碑上刻下红军战士001几个大字,而后,抹了把发红的眼睛,硬是没让眼泪流出来。立即下达刚刚收到的总部电令:全军攻击前进,一路向北!向北!

投稿邮箱:  
zzfkwy@163.com

